

大 雷 雨

奥斯特罗夫斯基

中央戏剧学院

奥斯特罗夫斯基

大 雷 雨

芳 信 译

前 言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奥斯特洛夫斯基(1823—1886)生于莫斯科一个官吏家庭,其父是法官。1847年他发表了最初的文艺作品,书信体中篇小说《莫斯科河南区一个居民的手记》,独幕喜剧《家庭幸福图》和《破产者》的两个戏剧场面。1849年又完成了《自家人好算账》,这是他第一部大型喜剧,但立即遭到禁演,作者也因此被列入“危险人物”名单,受到暗中监视。

奥斯特洛夫斯基为俄国戏剧事业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1886年1月,奥斯特洛夫斯基被任命为莫斯科各皇家剧院的艺术总管理人。其重要作品有《大雷雨》(1859—1860),《肥缺》(1856),《森林》(1871)、《狼与羊》(1875)、《没有陪嫁的新娘》(1879)、《无辜的罪人》(1884)等。

奥斯特洛夫斯基除了独自写出四十八部剧本外,还翻译过泰伦斯、普拉图斯、哥尔多尼、塞万提斯、莎士比亚等剧作家的作品。

《大雷雨》是一出悲剧:鲍里斯是一个受过相当教育的孤儿,寄居在叔父提郭意家中。提郭意是个吝啬的商人,拒绝分给鲍里斯其应得的那份财产。鲍里斯与有夫之妇卡杰林娜深深相爱。卡杰林娜的丈夫卡巴诺夫也深爱着自己的妻子,但他是个懦夫,一切均听从于他的母亲卡巴诺娃。卡巴诺娃对待卡杰林娜十分刻薄,卡巴诺夫对此无可奈何。卡杰林娜虽然深爱着鲍里斯,但残酷的现实却又使她看不到出路。在卡巴诺夫的妹妹瓦尔瓦拉的帮助下,卡杰林娜冲破阻力与鲍里斯幽会,但同时内心又受着传统道德和宗教偏见的折磨,害怕上帝将惩罚自

己。最后，鲍里斯被叔父提郭意派往西伯利亚，卡杰林娜跳河自尽。

《大雷雨》以一个家庭生活的悲剧，一个俄罗斯普通妇女的悲剧，揭示了俄国农权制和宗法家长制无比残忍的吃人面貌，塑造了卡杰林娜这一纯洁、勇敢、向往光明的感人形象，俄国著名美学家、批评家杜勃罗留波夫称她是“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

登场人物^①

沙威尔·普罗柯弗耶维奇·提郭意——商人；城里的名人。

鲍里斯·格里戈里耶维奇——他的侄子，受过相当教育的青年。

玛尔法·伊格纳捷芙娜·卡巴诺娃——富商妇，已寡。

奇虹·伊万诺维奇·卡巴诺夫——她的儿子。

卡杰林娜——他的妻子。

瓦尔瓦拉——奇虹的妹妹。

库力金——小市民，一个自修出来的钟表匠，想发明自动钟。

瓦尼亚·库得略西——青年，提郭意的事务员。

莎布金——小市民。

菲克鲁莎——女香客。

格拉莎——卡巴诺娃家的女佣人。

贵妇——七十岁、半疯半癫、带着两个仆人。

城里的男女数人。

剧情发生在卡里诺夫城里，伏尔加河边，夏天。第三幕和第四幕相隔十天。

① 除鲍里斯以外，所有的人物都穿俄罗斯服装。——作者注。

第一幕

〔伏尔加河高岸上的一所公园。伏尔加河对过有乡村的景色。舞台上有两张游椅和几丛灌木。〕

第一场

〔库力金坐在一张游椅上，凝望着河水。库得略西和莎布金正在散步。〕

库力金（唱）“在平谷中，在高原上……”（不再唱了）奇妙，应该说真奇妙！库得略西！我的老弟，我天天看伏尔加河看了五十年，可是我老是看不够。

库得略西 什么？

库力金 风景真妙！真美！我心里舒服极了。

库得略西 是吗？

库力金 真痛快！你反而说“是吗？”也许你看厌了，要不然，就是你不懂得大自然有多么美。

库得略西 咄，跟你谈话真没意思。你是咱们城里的一个奇人，一个化学家。

库力金 一个机器匠，一个自修出来的机器匠。

库得略西 反正一样。

〔稍停。〕

库力金（指着旁边）瞧，库得略西，在那儿那样抡胳膊的是谁？

库得略西 是谁？是提郭意在骂他侄子。

库力金 在这么个地方骂人！

库得略西 他在哪儿都骂人。他谁也不怕！鲍里斯·格里戈里耶维奇落在他手里，所以他老虐待他。

莎布金 象沙威尔·普罗柯弗耶维奇这样爱骂人的人，你就找不出第二个。他平白无故地欺侮人。

库得略西 他是个暴躁的家伙！

莎布金 卡巴诺娃也不是个好东西。

库得略西 不过，她干什么事儿，至少还会装出一副慈悲的样子来，可是，这个家伙就跟挣断了锁链似的。

莎布金 没人治他，所以他才敢乱吵乱骂的。

库得略西 象我这样的青年太少了，要不然，我们就会禁止他胡闹。

莎布金 你有什么办法？

库得略西 好好地吓唬吓唬他。

莎布金 怎么吓唬呢？

库得略西 咱们四五个人合起来，在哪条小胡同里，当面跟他谈个明白，那他就会象根丝线似地软下去。他决不会对任何人提起我们给他的教训，他只好乖乖的了。

莎布金 怪不得他想把你送去当兵。

库得略西 他想是想，但是他办不到，所以这毫无关系。他不会送我去：他明知道我决不肯把自己的性命白白送掉。他吓唬你们，我可知道怎么跟他谈谈。

莎布金 不见得吧？

库得略西 什么不见得！大家都以为我是个粗鲁汉子；为什么他要留我呢？因为他需要我。这就是说，我不怕他，而要让他怕我。

莎布金 难道他就不骂你吗？

库得略西 怎么不骂！他不骂人是活不了的。可是不让他骂：他说一句，我就还他十句；他只好呸一声走开。不，我再也不对他低头了。

库力金 难道你要跟他学样儿吗！还是忍耐的好。

库得略西 嗨，既然你这么聪明的话，那么，你就先教给他怎么讲礼貌，然后再来教我们！可惜他的女儿都太小，没有一个大的。

莎布金 那怎么样？

库得略西 那我可要尊敬他了！我是个色胆包天的脚色！

[提郭意和鲍里斯通过。库力金脱帽。]

莎布金 (对库得略西) 咱们躲开吧：也许他又要纠缠不清了。
(他们退场。)

第 二 场

[人物同前，提郭意和鲍里斯]

提郭意 你为什么要到这儿来东游西荡？懒骨头，你给我滚！

鲍里斯 这是节日；家里有什么事情做呢？

提郭意 你要是想说的话，你就可以找到事情做。我曾三番两次对你说：“别让我碰见你。”你就是不听！难道你去的还嫌少吗？我到哪儿，你就到哪儿！呸，你这个该死的东西！干吗你象根竿子似地站在那儿？我是不是在跟你说话？

鲍里斯 我这儿听着呢。还要我怎么样！

提郭意 (望着鲍里斯) 你滚吧！我不要跟你这个滑头说话。
(走开) 就没个完！(他呸着退场。)

第 三 场

〔库力金、鲍里斯、库得略西和莎布金。〕

库力金 先生,您到底跟他是怎么回事?我们简直不明白。您准是喜欢跟他呆在一块挨他的骂。

鲍里斯 库力金,我怎么会喜欢呢!我是没法子呀。

库力金 先生,我可以问问您吗,怎么会没法子?要是可以的话,先生,您就对我们说说吧。

鲍里斯 为什么不可以说呢?你们知道我祖母安菲瑟·米哈伊洛夫芙娜吗?

库力金 哦,当然知道。

库得略西 当然知道。

鲍里斯 她所以不喜欢我父亲,就因为他娶了一个高贵的女子。因此,我父母便住在莫斯科。母亲常说,她就没办法跟父亲家里的人在一块呆上三天;他们对她似乎很粗暴。

库力金 实在是粗暴!这是不用说的!先生,非习惯忍耐它不可。

鲍里斯 在莫斯科我父母把我们教育得很好,他们为了我们不惜一切。他们把我送进了商业专门学校,把我妹妹送进了寄宿学校,但是他们俩忽然害霍乱病死了,我们兄妹俩便成了孤儿。后来我们听说,祖母在这儿去世了,曾留下遗嘱说,等我们到了成年的时候,叔父应该把一部分财产给我们,但是有一个条件。

库力金 什么条件,先生?

鲍里斯 我们应该尊敬他。

库力金 这意思就是说,先生,您决不会得到这笔遗产。

鲍里斯 对啦，库力金，还不只这样呢！最初他折磨我们，随心所欲地辱骂我们，可是结果呢，他还是什么也不给，或者随便给一点儿。他还要说，这是出于他的恩惠，并不是我们应当得的。

库得略西 这就是我们商人的老脾气。再说，即使你尊敬了他，又有谁会拦阻他说你不尊敬他呢？

鲍里斯 唔，对啦。就是现在，有时候他还说：“我自己有儿女，为什么我要把钱送给别人的儿女呢？那样，那我自己家里就要光了！”

库力金 这就是说，先生，您的情形并不好。

鲍里斯 如果只是我一个人的话，那还不要紧！我可以抛弃一切，一走了事。但是我很可怜我妹妹。我叔父屡次写信要她来，可是我母亲的亲属不让她来；他们来信说她病了。假如她到这儿来了，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想起来真可怕。

库得略西 当然。他们不懂得待人接物！

库力金 您在他家里的地位怎么样？

鲍里斯 有什么地位。他说：“你住在我家里，我吩咐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我会算工钱给你。”这意思就是说，过一年，他随便跟我算算账就完了。

库得略西 这是他的脾气。我们谁也不敢提工钱，要不然，他就要把你骂得死去活来。他说，“你知道我在想什么？你能看见我的心吗？也许我高兴给你五千卢布。”你去跟他谈谈看！可是，他这一辈子就不曾有过这样的高兴。

库力金 先生，这怎么办呢！您总得想个法子讨讨他的喜欢才是。

鲍里斯 问题就在这儿，库力金，这是决计办不到的。连他自己的儿女都讨不到他的欢心；那我怎么行呢？

库得略西 既然他一辈子都靠骂人过日子,那谁能够讨到他的喜欢?尤其是为了钱;结起账来没有一次不骂人的。只要他肯平心静气,有的人情愿自己吃亏。要是谁在早上惹他生气,那可不得了!那他一整天都逢人就骂。

鲍里斯 每天早晨,我婶子都流着眼泪对大家这样恳求:“好朋友,求你别惹他生气!好孩子,求你别惹他生气!”

库得略西 可是,这有什么用!除非他到市上去,那才算完事儿。所有的乡下人他都骂。就是人家亏本儿卖,他还是不吵不走。他一天到晚都这样胡来。

莎布金 总而言之:他是个暴徒!

库得略西 真是个好暴徒!

鲍里斯 如果碰到他不敢骂的人惹了他,那可要命;一家子人就够受了!

库得略西 好家伙!真笑死人!有一次,一个骠骑兵在伏尔加河边的渡口上把他大骂了一顿。他干得痛快极了!

鲍里斯 可是家里的人怎么样呢!自后有两个礼拜,大家都躲到顶楼里或是堆房里去。

库力金 这是做什么?他们做完了晚祷吗?

〔几个人在背景前走过。

库得略西 莎布金,咱们散步去吧。站在这儿有什么意思?(他们鞠躬退场。)

鲍里斯 哦,库力金,我在这儿真难受极了,因为我不习惯这个地方。大家都用冷眼看我,好象我是多余的,好象我妨碍了他们似的。我不明白这儿的习惯。我知道这都是我们俄罗斯的乡土习惯,但是,我总觉得跟它合不来。

库力金 先生,您跟这些习惯是永远合不来的。

鲍里斯 为什么?

库力金 先生,我们城里的风俗是残忍的,残忍的!在这些小市民里,先生,您所看见的只是粗暴和赤贫。可是我们就跳不出这个圈子!因为凭公正干活,我们只能赚到一口饭吃。有钱的人想把穷人当作奴隶,好利用穷人不值钱的劳力去榨取更多的金钱。您知道您叔父沙威尔·普罗柯弗耶维奇怎样回答市长吗?农民们到市长那儿去控告,说他跟谁也不把账算清。市长就对他说:“喂,沙威尔·普罗柯弗耶维奇,你跟农民把账都算清吧!每天他们都到这儿来控告你!”您叔父拍拍市长的肩膀说:“这样的小事,大人,也值得我们提吗?每年我雇用的人很多;您知道:如果我少给每个人一个戈比,那我就可以积成好几千卢布了:这对我多好!”先生,就这么一回事儿!还有那些商人,先生,他们彼此又是怎样对付的呢!他们互相破坏对方的买卖,与其说是由于自私自利,还不如说是由于妒嫉。他们互相仇视;他们把那些喝得烂醉的公务人员拉到他们的高楼大厦里去,象这些公务人员,先生,都是不要脸的——简直没人味儿。为了一点儿贿赂,那些家伙就会在状子上,把捏造的罪名加到他们的亲戚朋友身上。于是,他们便到法院打官司了,先生,痛苦就没个了。他们不断地在这儿上诉,然后,他们便把这个案件转到省城的法院里去;那边,早已有人在快快活活地拍着手等着他们。故事是很快可以说完的,而官司是长久打不完的。他们打下去,打下去;他们拖延下去,拖延下去;而他们甚至高兴这场官司一直拖延下去。他们所想的就是这个。有的人还说:“我要损失很多钱,可是他也得用去不少戈比!”我打算把这些事情做一首诗……

鲍里斯 你会作诗吗?

库力金 会作旧体诗,先生。我念过罗蒙诺索夫和杰尔查文的

诗——罗蒙诺索夫是个天才，是个自然科学家……可是，他也是从我们这个阶级出身的、从平民出身的人。

鲍里斯 你应当把这首诗写出来。这是很有趣的。

库力金 我怎么能够写出来呢，先生！那他们会把我吃下去，会把我活吞下去的。就是现在，先生，我为了多嘴，苦头也吃够了；可是我不能不说。我爱说话！而且，我还想把他们的家庭生活告诉您，先生；但是以后再说吧。这也是值得一听的。

〔菲克鲁莎同另一个女人登场。〕

菲克鲁莎 漂亮，啊，漂亮！美极了！可是，我怎么说好呢！你们就跟住在天国里一样！这儿商人们都是善士！他们德高望重，而且乐善好施！我真满意，哎哟，我简直满意得不得了！因为他们这样施舍我们，他们一定会添福添寿的，尤其是卡巴诺娃那家子人。（退场。）

鲍里斯 卡巴诺娃家？

库力金 先生，她是个假善人！她肯施舍叫化子，可是她对家里的人却狠极了。（稍停）哦，先生，要是我能够发明一种自动钟的话，那多好啊！

鲍里斯 那么你怎么样呢？

库力金 怎么样，先生！要知道，英国人会出一百万把它买去；我要把这笔钱完全用在社会事业和慈善事业上去。小市民需要活干；他们有手干活，可是没活可干。

鲍里斯 你希望发明自动钟吗？

库力金 当然，先生！现在我只要能找到一笔做模型的钱就成了！先生，再见！（退场。）

第 四 场

〔鲍里斯一个人。〕

鲍里斯 我不忍打破他的空想！他真是个好人的！他有梦想，他幸福。可是我呢，却显然要把自己的青春浪费在这个丑恶的地方。我已经被折磨得不堪了，可是我的脑子里还转着一个傻念头！唔，这有什么意思呢！难道我的境遇允许我讲爱情吗？被折磨，被侮辱，而我还痴心妄想去闹恋爱。爱谁呢？爱一个连和她说话都不可能的女人。（稍停）可是，无论我想起什么，我心里总是放不下她。她来了！她跟她丈夫来了，噢，还有她婆婆和他们一块儿！我是多么傻的人啊！我要藏起来偷看她一眼，然后再回家。（退场。）

〔卡巴诺娃、卡巴诺夫、卡杰林娜和瓦尔瓦拉从对面的方向登场。〕

第 五 场

〔卡巴诺娃、卡巴诺夫、卡杰林娜和瓦尔瓦拉。〕

卡巴诺娃 如果你想顺从妈的话，那么，你到了那儿，就要照我吩咐你的话去做。

卡巴诺夫 当然，妈，我怎么能不顺从您呢！

卡巴诺娃 这年头，长辈是一点儿也不受尊敬的。

瓦尔瓦拉 （自言自语）就不尊敬你！

卡巴诺夫 妈，我从来没有违背过您的意思。

卡巴诺娃 孩子，要是我没亲眼看见，亲耳听见，现在父母是怎样受到儿女的尊敬，那我就相信你会。你要记住，做母亲的

为儿女受了多少痛苦啊。

卡巴诺夫 我,妈……

卡巴诺娃 要是妈为了你的任性,有时候说你,我想你是应该忍受的。你觉得怎么样?

卡巴诺夫 可是,妈,我什么时候又对您不忍受呢?

卡巴诺娃 妈老了,糊涂了;可是你们这些年轻人聪明,却不要跟我们这些老糊涂过不去。

卡巴诺夫 (叹气,旁白)哦,天呀!(对母亲)妈,我们怎么敢这样想呢!

卡巴诺娃 父母对你们严厉,是为了爱,他们骂你们,也是为了爱,他们总是希望教你们好。可是这年头,这是不受欢迎的。儿女到处对人家说,他们的母亲是个多嘴的人,说他们的母亲毫不放松他们,说她把他们的生活弄得不幸。要是做婆婆的有什么话没讨到儿媳的欢喜,那可不得了!就有闲话传出去说婆婆百般虐待她。

卡巴诺夫 哦,妈,谁又说过您呢?

卡巴诺娃 这样的话我倒是没有听见,孩子,我倒是没有听见,我不想撒谎。我要是听见了的话,孩子,那我就不会这样跟你说了。(她叹气)唉,真作孽!老是犯过错!谈话一来就触到人家的心事,那么就犯了过错,人家就生气了。不,孩子,你想说我什么,你说好了。不让人说是不成的:要是他们不敢当你的面说,那他们就会在你背后说。

卡巴诺夫 要是这样,我就会烂嘴……

卡巴诺娃 得啦,得啦,别赌咒吧!真罪过!我早就看出了你爱媳妇儿胜过爱妈。自从你娶了亲以后,我就觉得你远不象从前那样爱我了。

卡巴诺夫 妈,您是从哪儿看出来的呢?

卡巴诺娃 孩子,从哪儿都看得出!做母亲的眼睛虽然看不见,可是她的心里却是雪亮的;她的心能够体会到各种事情。你的媳妇儿是不是要分开我们母子,那我可不知道。

卡巴诺夫 没有的事,妈!干吗您说这样的话?

卡杰林娜 至于我,妈,我是把您当作自己的母亲一样看待的;就是奇虹也是很爱您的。

卡巴诺娃 要是人家没有问到你,我看你还是少开口吧。不要替他求情,少奶奶;我不会委屈他,别害怕!你要知道,他还是我的儿子;这一层你可别忘了!干吗你要在我们眼前装得这么怪甜蜜的!要叫人家知道你疼丈夫吗?我们知道,知道;你老是把这一套当面做给人家看。

瓦尔瓦拉 (自言自语)找到地方说教了。

卡杰林娜 妈,您这样说我可不对。在人面前也好,不在人面前也好,我都是一个样;我并不想做给人家看。

卡巴诺娃 我本来不想说到你的;只怪我说溜了嘴。

卡杰林娜 就算您说溜了嘴,干吗您要冤枉我呢?

卡巴诺娃 好一个少奶奶!马上就火了。

卡杰林娜 谁高兴凭空受冤枉呢!

卡巴诺娃 我知道,我知道你们不中意听我的话,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我又不是外人,为了你们,我的心都碎了。我早就看出来,你们想要自由自在的。不过,你们还得等一等;等我断了气,你们就可以过自由自在的日子。那时候,你们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因为没有长辈在你们上面。可是那时候你们也许会记起我来。

卡巴诺夫 妈,我们日日夜夜替您祷告,求上帝保佑妈您健康和幸福,还保佑您万事如意。

卡巴诺娃 唔,得了,请你别说了吧。也许在你没有成家的时

候，你是爱妈的。现在你哪有空来顾到我了：你有的是年轻的媳妇儿。

卡巴诺夫 这两方面并不冲突：妻子我当然要顾到，——可是母亲我也要尊敬。

卡巴诺娃 那么你会为了母亲把妻子抛开吗？这样的话，我死也不相信。

卡巴诺夫 可是我为什么要抛开一个呢？我两头儿都爱。

卡巴诺娃 对啦，说得真漂亮！我知道我是你们的眼中钉。

卡巴诺夫 您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好了；这一切都是您的自由。只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我生来就是个这样不幸的人，不管怎样，我都讨不到您的喜欢。

卡巴诺娃 你为什么装得象个小可怜似的！你为什么这么哭腔哭调的？你是个男子汉不是？你瞧瞧你自己！以后你的媳妇儿还会怕你吗？

卡巴诺夫 她为什么要怕我？我只要她爱我就够了。

卡巴诺娃 她为什么要怕你！她为什么要怕你！难道你疯了吗？她要是不怕你，那她更不会怕我了。家里还有什么规矩？要知道，你跟她是合法夫妻。难道你看不起法律吗？就是你脑子里转着这些傻念头，你最好不要当她的面说出来，也不要当你妹妹，一个小姑娘的面说出来；她将来要出嫁的：要是她听了你的胡说八道，以后她丈夫可要感谢你的好教训哪。你瞧瞧，你有的是什么样的聪明，可是你还想过独立生活呢。

卡巴诺夫 妈，我可不想过独立生活。我上哪儿过独立生活去！

卡巴诺娃 那么，照你的意思，应当对媳妇儿一味温存？你一句也不用骂她，也不用吓唬她吗？

卡巴诺夫 可是我，妈……